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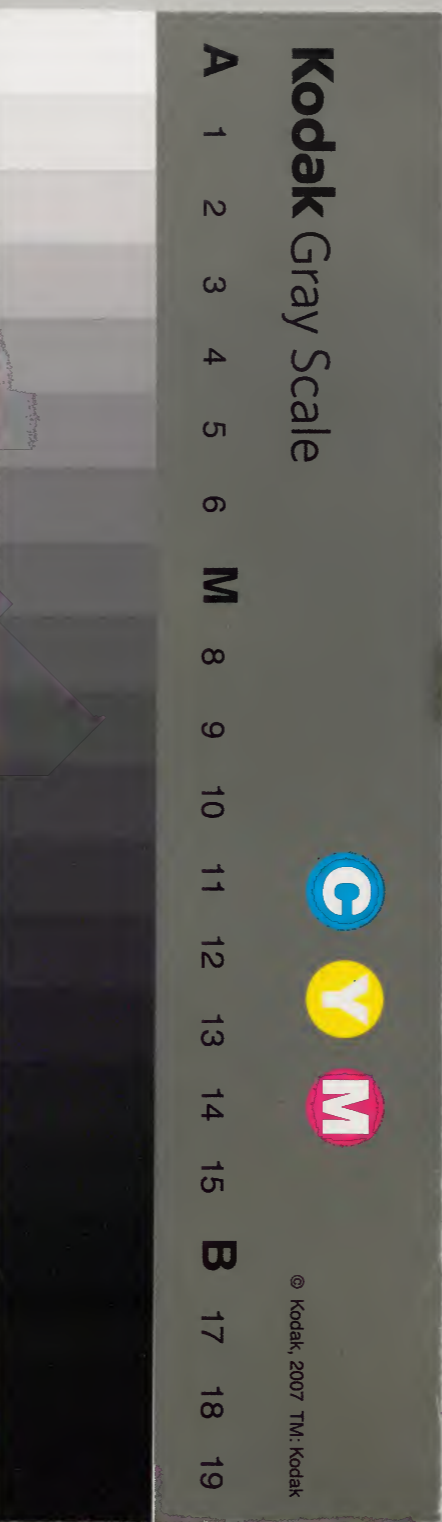
羣書日治要

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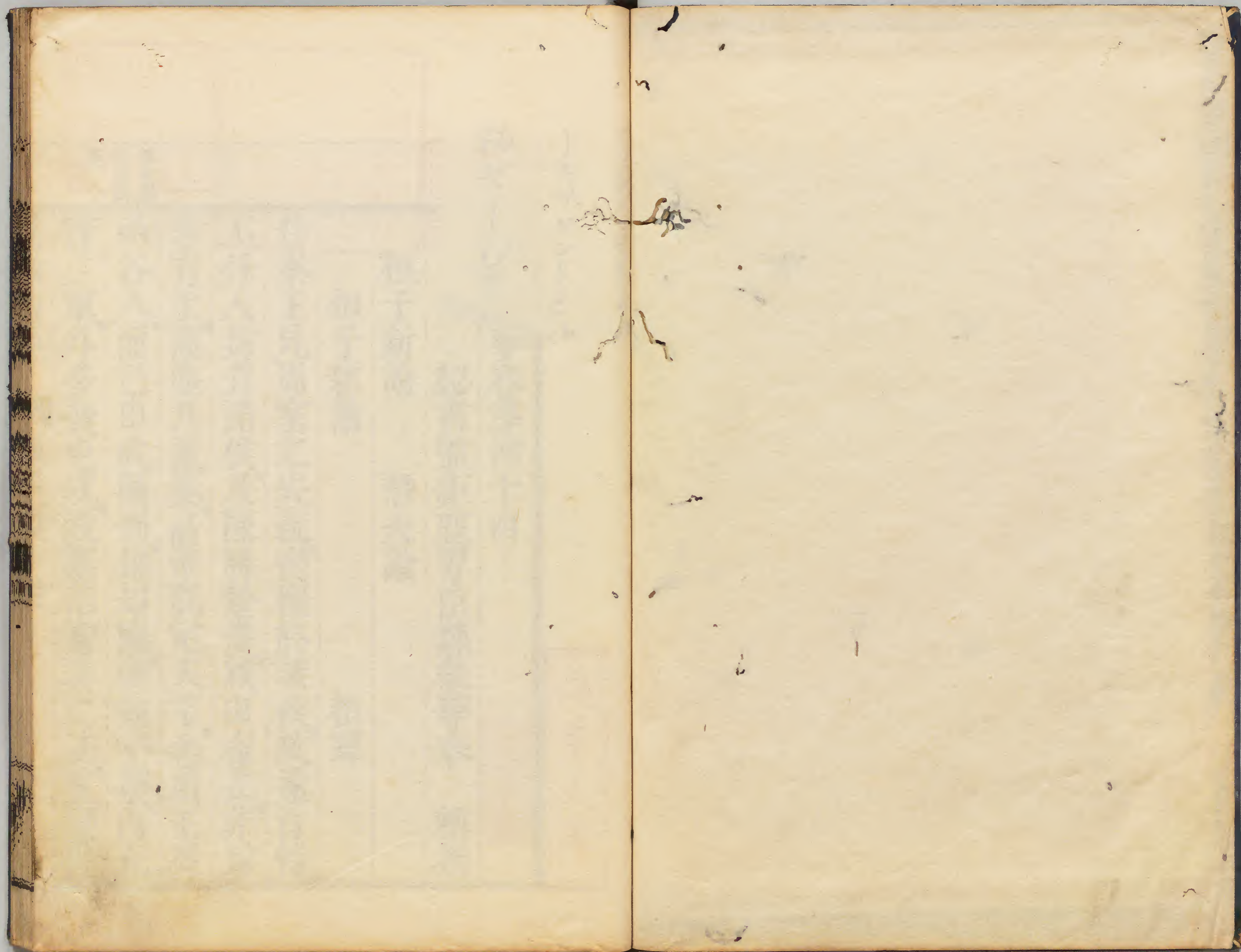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五七三號	一三函	四七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七三號	四七冊	元七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41)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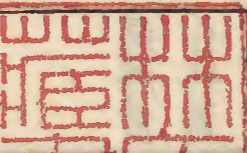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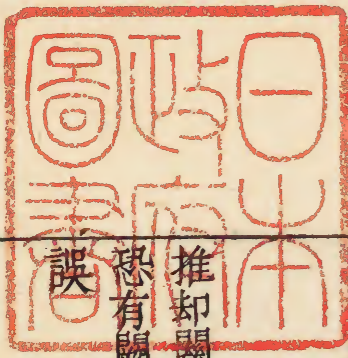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



推却關  
恐有闕  
誤



焉恐怨

遏將當  
作將遏

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院塞而坐  
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  
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  
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  
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  
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  
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為  
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  
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  
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  
功醫無鍼藥可作為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  
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  
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  
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  
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獨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旣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想恐想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旣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問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設恐讒



答恐合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



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思慈恩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  
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  
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  
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  
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  
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  
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  
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  
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  
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  
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  
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  
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  
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  
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  
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恐統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導恐遵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鮠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但疑俱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鮠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為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驚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甬恐民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為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為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及恐反

彈當作

天下當  
補作字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夫疑災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處疑慮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貢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貢恐真

量恐置



未恐衍

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筮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為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以知至方道疑

有闕誤坐帝之帝恐衍

於恐衍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

###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本書黑  
作墨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烈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界疑計

費作實  
爲是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  
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  
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  
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  
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玩作撓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必作心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關



徒下有  
弗能塞  
三字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鯨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益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無居字  
尹疑尸



無諫字  
按作揀

乘作侍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按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共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  
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  
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  
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  
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  
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舊無脈  
字補之

炙鍼作  
鐵石

道下有  
術字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炙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  
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  
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固作賢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  
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  
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  
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  
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  
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思私作  
無法  
隔作塞  
亟作咸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為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友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謂作為

功作政

三上有  
使字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眾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宿作苛

而以下  
作權噬  
賢之狗  
而外招  
賢欲其  
至也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  
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  
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  
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  
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  
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  
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  
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用作明  
是  
嶮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  
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  
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  
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  
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  
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  
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  
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微至爾  
今舊作  
求實取  
令改之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  
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  
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  
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  
且以微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  
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  
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  
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  
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  
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  
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  
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  
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  
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  
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抉此爲將吏  
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

屈作拙  
抉作巧



其士不能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一作全名下有揚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



卷之四十四  
三十四  
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  
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  
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  
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  
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  
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  
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  
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  
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  
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  
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  
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  
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  
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  
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順作慎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為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温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



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  
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  
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  
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  
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  
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  
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國子監印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table frame.



